H.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九

策

策別二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

之弊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

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

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

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
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
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
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也天
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
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
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
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
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
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

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訓兵旅一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

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

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鬻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

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嚻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

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

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策別二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

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盛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

中其姓名旣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

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

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爲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始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

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
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
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
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
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
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
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
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
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
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梃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

之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

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博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

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其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

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寬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

哉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一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

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

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

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

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

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

[illegible]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肅人之於
[illegible]則曰勿爭有如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
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
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
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
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
人備而已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
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
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
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

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illegible]

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
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
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
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
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
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
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
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
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
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

夫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

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

戰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䘏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國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

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

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
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
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
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
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
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
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
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
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
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

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三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

不族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

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
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
無法也今夫佩玉服綬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
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
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
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綬冕垂
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
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
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
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黄池之會

强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絶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頡頏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

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華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援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

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

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
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
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
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
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
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
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
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内附之心豈
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
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窶藪也

彼備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

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
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
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兹
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
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
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
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

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捄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　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

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可不撓
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
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
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
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
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
均之義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

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
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
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
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
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
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
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
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
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

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首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
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道篤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
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
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
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
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
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
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
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

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巳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

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

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鬱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敍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今

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
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
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
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
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
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
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
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
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

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巳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巳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旣巳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巳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大德有所未

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鬱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

之則出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

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桀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

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

兵力衰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
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
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
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
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
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
差而以難易為等苐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
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
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
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

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葢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

吏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謂

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方

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

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

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

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

節煩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

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

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

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

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强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

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敢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

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榮禜社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

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

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
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
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
日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
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
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
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
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
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
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

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大曲而有直體者寛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

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旣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

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

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

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于左

有而交譎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
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
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
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
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
惟陛下覽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問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
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
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

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

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葢聖王之御天下

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太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

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于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

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

爲之未服而華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葢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

[illegible]苟有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辯而人不服且事
有失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
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
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
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
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
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陛下以爲
仁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
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荅千萬人之口附會經
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

兒烏獸而可可以美言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

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
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
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
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
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
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
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
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
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
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

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

[illegible]而可以錄此者二三[illegible]足君孰與不足
不育狐葉言以行禮補地而[illegible]可以事天禮之不
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
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
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
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

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難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商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商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illegible]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之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唐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施

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

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
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
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
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
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
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
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
秩闒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
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
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葢以為

其人可與勠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舉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illegible]

舜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
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
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
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
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
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
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
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
庸實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
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

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
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
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
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
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
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
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
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九